

倫敦戰時小記

著 蔣 彝



戴着防毒面具睡眠（未恩納爵士收藏）

MG
K95619
5

倫敦戰時小記

著 蔣 彝

送君飛过大西洋

照六月廿一日



3 0365 2796 2

A 627359



倫敦戰時小記

蔣彝

這本小書，原為英國讀者寫的，名曰 *The Sifted Facts of the War*。我既寫過一季「倫敦雜碎」(London Miscellany) 一九三六年出版，敘述我五年來在倫敦之所見所聞，多半異乎景象。現在又過了二年多，居然大戰爆發，情形改變，尤以兩戰後頭一二月，倫敦與倫敦迥然不同。鄉村生活社社主義，雲錦把這種不同情形，和我個人印象，也寫出來，以與「倫敦雜碎」作一對比。但他給我的時間有限，遂寫帶畫，六個星期內才把這本書勉強完成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版。像這樣匆促，有不容易寫得好。我沒有研究過國際關係，也很少知道世界政治大事，我能寫的不過一些瑣瑣碎碎而已。其實我是一個中國人，居留英國境內，難免言論上有偏端的自由，可是我並不寫那些瑣瑣碎碎的事，又有什麼我可寫的？最近我把這書重新看過兩遍，覺得有些地方，也許祖國人士願意知道。特把把一些不相干和費解釋之虞刪掉，將他大部分翻譯付印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我個人所受戰爭的慘痛，已是太深，自從祖國被敵人侵略後，家鄉陷落，家裡焚燬，家人四散，這這數萬里，有許多放歸不得的苦處，何求閒情逸致，作此無關大體的小文章，今竟作之矣，是又別有難言之隱耳。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四日於倫敦。

法瑞道上

旅居倫敦，忽忽六年，每次想到其他的國家去看看，總因各種限制而未能如願。今年實在忙得可以，覺得非有相當休息不可，就決定到日內瓦去。西班牙的史勃及史查，正在那裡

公開展覽，八月三十一日截止。搞了我所做的工作，老是趕不完，直等到八月二十四日才能動身。歐洲政局正是驚天異地，倫敦大有滿城風雨之概。可是我總以為他們也許把去年慕尼黑會議的老文章再抄一遍，所以並不太注意。當我動身的頭天晚上，德俄新約已經正式簽定，有幾個朋友勸我不要在此時息養，變的時期中離開英國。我雖然感謝他們的好意，但是我的心早已到了下熱地庫覽會 (Paris Exhibition) 中去了。

當我到達維多利亞車站的早晨，往大陸去的站台上，不像往常一般的噪雜，頭見得沒有什麼旅客，我獨自佔有了一個車廂。

從渥克斯登橋上過海峽的船，海面是非常平靜，有時雨點落在甲板上。除了一些鷗鳥繞着船梳亂叫，很少聽到其他的聲響。甲板上站着一群法國女孩，說話的聲音真尖銳，並表現出極興奮的情態。使滿船的旅客們都往轉視線，他們好像是往英國參觀回去的樣子。我也不時看看他們，可是我心中正在打我的算盤。

到了諾龍當，換車赴巴黎。沿途我見好幾種顏色的牛，在田中吃草，他們的身體反映於落日晚霞裡，顯出異樣的色彩。對於大車往來的輾轉聲，毫不介意，只見法國恬靜的鄉村異途並無改變。

在巴黎我到家中國領館吃了一頓，當晚轉車到日瓦去。當車到達法瑞交界的地方，一個查驗護照的，把我從夢中敲醒。一時雖然睡眼惺忪，但見窗外青山，慢慢從右空中透露出來，他們的體格大有壯美的氣息，真是難以形容，尤其是在晨光稀微，初日正照時的情境，格外覺得可愛。

七時一刻，到達日瓦，我甚覺滿意，完全忘掉了戰前即將爆發的思想。把行李放妥後，我就跳上車站外，滿眼湖山，意態悠然。不覺想起數年前，認識一位瑞士少女，自萊因伯敦漢大學畢業後，回去在日瓦大學，繼續研究，常常寫信要我到日瓦去玩，描寫湖山如何的美。當時我回答她，日瓦

被一般政客官僚和新聞記者生活了，不願來。現在來了，我的那個朋友又不知存何處。

時間還早得很，路上行人不多，我獨自沿看湖邊走去，欣賞那大有詩的幽寂。遙望名雲籠罩著的瓦達山，恐怕就是那有名的勃拉瓦山了。當日光逐漸升起而加強的時候，被返映的湖水顏色，不斷的變遷，看去無甚有趣。最遠處是銀色，近一點是藍色，靠近腳邊是綠色。各種顏色不隨著雲的搖動而互相變換，我的幻想，被那最遠處從雲霧裡露出光段的淡藍色山面引誘著，使我繼續向前走去。可是沿湖濱的路線，到了盡頭，盡頭處是一個小山坡，坡上有一個空位，我坐在那裡很久，一切都靜靜寂寂。忽然在水面上，遠遠的一葉扁舟中發現一個大黑點，暫時停滯的變換著，那一定是漁翁在開始工作。

最後我去找住處和拜會朋友，本來我到日内瓦，打算住兩個禮拜，自信不會有戰事，一心一意的擬定遊程和怎樣休息。誰知與朋友相見後，大清早的安靜心情，完全被攪亂了。他們都勸我趕緊回倫敦，好像戰事已經發動了。

冷水澆頭，別無話說，只好預備坐第二天的午車回巴黎。當天在法國領事館去簽證，一間不很大的房子，擁擠得密不透風。簽好字後，天色將晚，度遊西遊，不知不覺的過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同林寶賢兄赴下熟步展覽會。在會場裡足足的看了兩個鐘頭，雖是走馬看花，可算不虛此行。所惜我要看西班牙名畫高亞亞作畫，多半不在那裡。可是菲拉斯克及愛爾蓋玉柯等生手傑作，都看到了，總算幸運。

回到巴黎的車中，旅客太多，檢票者得不到坐位，站在走廊中晃動。我的車廂裡，有幾是從美國來參加日内瓦猶太會議的。他們所說的猶太主義，我聽不懂，只好偷看窗外的沿途山色。暮色已呈驟驟，我們的車也忽然停住，車中很暗淡，因為燈火管制已開始。坐在我身邊的一位美國老太婆發狂似的歡呼，為什麼這樣暗，並沒有戰事。很少人理會她。在站台的那一邊，忽然也停下一列車，雖然替此看不

蘇爾生紀念碑前之黃昏景色



清楚，不過有些人猜定是兵車。我這車上的旅客，尤其是法國年輕婦女，大唱起國歌來，他們那種熱情，頗使閱者起舞。可惜我不懂法語，未免美中不足。隨後又過見一列兵車，到巴黎時已是夜深了。居然在深夜中，我着了余新恩的蕭淑才夫婦，傾談許時，回到我所住的旅舍。第二天早晨塔頭班車迫倫敦，大多的樹木，被法國政府徵發入伍去了。到了車站，我人行李很困難。等到達英國境界時，一個海關檢查員，很客氣的問我為什麼這樣未去父母。他看出我是中國人，結結實實說：你們的鄰人現在應該有困難吧。他說的是日本，我很感謝他對我國的同情。

熊氏三公子

九月一日德軍，德軍進攻波蘭，但澤三教從領事文獻戰已實際爆發了。我隨便翻報紙，就找出觀察疏散倫敦全俄兒童的辦法施行。靠近我所住的地方，正有一隊一隊的兒童向前進行中。

大約八點鐘光景，熊氏夫婦的三位公子也要到他們的集中地監，我同武一送他們去。他們走著毫不慌張的腳步，每個背上都背上一個小包。德蘭很歡喜說話，她同她的父親走在前面，有說有笑，我牽著最小的德蘭，他雖然年紀只有十歲，可是他已能適應環境。我同他喜歡不喜歡住在生人家裡和吃一種不慣吃的飯菜。他回答說在這個時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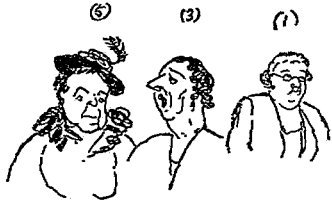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部份要被疏散的兒童

只要有吃有睡就得了，那禮堂得那許多。我想不測他竟會如此回答，在港裏不好惹鬼。他有一個很頑皮的習氣，每次我到他家時，嬉喜歡跳起來奔向我的背上拍一拍，我再又向他道：「這次下了腳，恐怕要有一陣時才能拍我的背了。」他回說：「難道你不去看看我的新環境麼？我又幾乎被他捉住。」

德威靠著我們的另一邊走，他偉大德靴一歲，是一個不肯言笑的孩子。他看了很多的小說，如封神榜三回演義水滸傳等，我們見面時，常常討論那些書，可是我大半忘記了。他常：喜歡引用四喜白子，雖然有時不很恰當，但很文雅。德蘭選了一個又氣沖天的譯名給他。他的身體很結實，頗自負。忽然他的後面看他向前走的樣子，背著一個小包袱，發著響，擺著嘴，很像一位久慣爬山的老手。只是那個阿歪面具的盒子，在他背左擺右擺的，又不免有點滑稽可笑。

三星期後我請到他們聯合寫來的一封信。德蘭開始寫，難倫數日後，搬東搬西，在個地方住了四天，現在恐怕住定了這兒吧。房子空氣都很好，但是這位英國老太婆真難對付，好在人還很和氣。你的巴黎遊記寫了嗎？如果還要寫別地方的遊記，最好到這兒來，並且順便看看我們。德威德靴都取了這兒的學校，你寫信來恭喜他們嗎？德威威著寫，我們在這兒很好，天天房東都拿許多書給我們看。祝你也很好。德靴最後說了所有的事都給姐姐哥哥說完了。我們在這兒很快樂，希望你常寫信來。



(1)



(2)

六個英國老大的代表圖

我的回信裡，畫了六個英國太太婆的正面孔，與德蘭指的那一個像他們的房東。過了幾天，我們同式去看他們。那天正好德蘭在學校裡沒有回來，德蘭馬上跳向我的背上一拍，他回德蘭同時告訴他們對付房東太太婆的困難。有時他們不願意動，她硬要他們出去散步，就是與他們有益。他們希望出去的時候，她又不允許，請如此類。那太太婆的脾氣確是古怪，但他們還是服從她。最後他們同聲說我畫的第六個面孔是很像他們的房東。我說歐洲人總以中國小孩子要服從大人的命令，教者尊長，沒有自由，誰知他們小孩還要不自由。德蘭聽了大笑不止。末了我們引見梁惠王的段故事，說外國人也不過是以五步笑百步而已。德蘭聽懂了，也笑了起來。

張伯倫的傘

九月三日要算是最不快活的一日。那天起來非常早，心境不好，沒有出外照管散步。天氣倒很不壞，屋子對面的樹木，仍被濃煙醜惡姿勢籠罩着。我獨立在窗前看，望多時，總提不起多大的興趣來。無意中把無線電收音機開開了，報告者的聲音，與平常大不相同。他說首相張伯倫將於十一時一刻作一重要報告，希望大家「恭聽」。雖只聊聊數語，好像已把那最可怕戰爭消息傳遍人間了。

十點五十分的光景，籃式元到我家來，住在樓上的房客，也到了我的房裡，彼此面面相覷，並未發言。首相張伯倫的口音是很清晰而沉着。他說聽家應該知道他最傷心之處，是為和平的一切奮鬥已經失敗了。他的話剛說完，倫敦第一次空襲報警報發生了。那種肅殺的音調，實在使聞者不寒而慄。我趕緊跑回去，樓上的房客也立即走向對面朋友家中，房東早搬到鄉間去了，只有我一個人留在三層樓的房裡。門外的行人脚步聲很急促，本區的警哨聲扣緊，我慢慢走到地下一層，先把煤氣管總機開開，然後坐在一間小房子裡。天黑暗而又太淒慘了。但想到國中親友及同胞在敵人瘋狂空襲下偷生，改變



自己是很舒適而有堅不應該了。隨後想到對神臂中散佈瘟疫的呂岳，權說他可以打倒他手中的傘，散佈瘟疫到人間。首相張伯倫常同他一柄享有盛名的傘，沒有離開過。我想英國對德宣戰的這一天，他的傘無疑是張開了。至少他希望瘟疫立刻會降在國社黨諸人頭上。

張伯倫的傘開了

為黑暗而鬥爭

自九月一日起，倫敦即開始燈大管制。這不是很容易辦理的。倫敦的夜間常是照耀如白晝，當局總算辦理得法，居然把全城由極明而變為極暗。不過來往穿樓的汽車底下，增加不少鬼死的新鬼罷了。

燈大管制，使我感受相當的困難。我所住的一層樓上，窗子不少，大而無窗。第一天就沒有準備引去，去區警署督察五次，弄得我不敢開燈。只好在暗中生著，不到九時就上床去睡。第二天買了大批單紙，設法用釘釘著，可是三下紙背穿，不多久紙邊都釘破了。最後用法定的單布，價錢較貴，總算弄減了些麻煩。

照這樣為黑暗而鬥爭，到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人類歷史有一個黑暗時期，人生活也有個黑暗方面。但是我們做人的德是被鼓勵著與黑暗相肉搏。雖然世界心理學家佛洛特教授曾說過人是不能與看不見的東西作戰，若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變成看得見，那末我們還是可以得勝。因此過去之科學家，拼命奮鬥發明電燈，照耀通衢，是一個例子。誰能料到現在使光明的街道重複變為黑暗呢？但是無論如何為黑暗而鬥爭是比較英皇暗相肉搏來得容易。現在的戰爭，頗使人類的生活變為黑暗。不過這是人為的，不久當再有光明。或者在将来的光明中，我們可以多享受一點的人生樂趣吧。

談到光明與黑暗，我記起一首李應物詠夜的絕句：

明從何處去，暗從何處來，但覺年年老，半是此中催。
我在海外流浪太久了，更易感到歲月催人。倫敦全城燈大管制之下，慢慢在牛津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，從黑暗中看到稀微星火的紅綠顏色交通燈，也很有趣。我總以為自戰爭發生及燈大管制後，街上行人必極稀少，其有不然，我寫了一首打油詩：

茫茫不見人，但聞車履聲，偶然來笑語，難免熱情生。

話又說轉來，倫敦的天氣，整年很少有晴和的時候，一到冬天，尤其暗淡無光。自燈天管制後，白晝變得短，夜間反而長得利害。祖國老亡，家入離散，這一棵能歸不得的心，在茫茫長夜中，更是慘痛而無話可說的。

冬來苦長夜，今夜更長，偏偏多桂葉，夢不到家鄉。

有備無患

聖誕後的第三天，天氣驟升的好。我背上防毒面具的金子，出外散步去。到了白宮街和唐寧街一帶，圍觀的民眾較聖誕前少了些。我想他們是已知道在作戰的手續，都在各盡各的責任去了。

雖然避走了很多路，還不想回家。慢慢遊到聖詹姆士公園，出乎我意料之外那裡生着越蒼着的人們仍然很多。有些還在那裡吃他們所帶的點心和水菓，好像在往常的晴天一樣。我緩步的走近一棵大樹前，枝葉四面張開着，如同一把大傘。我觀察那樹腳下一些不經心而散漫的鴿子與麻雀。有一個鴿子走得特別快，我的視線就隨着他的快步移動。忽然他走近一個躺在地上睡的人，手常睡的人太多，並不奇怪，可是這一位不同，我禁不住私自叫起來：他居然戴起防毒面具去睡，並且用那面具的金子當作枕頭。（見封面插圖）我兒子為他開玩笑，後來走近他身邊，才知道他睡得正酣呢。這真算開得是有備無患。但我曾嘗試戴過防毒面具，不很好受。這位先生怎樣能睡得熟呢！

說到防毒面具，聯想着一班有兵鬍子的人戴他的問題。去年某晚報載了這麼一段：防毒專家施萊德上尉在朴列茅斯講防空問題。他說，要把防毒面具套在鬍子大爹的臉上，是頂麻煩不過的，如果敵機來放毒氣，凡是鬍子長上四寸的，只有兩條路好走，不是剃鬍子，就得翹辮子。有鬍子人對於他的說法，意見頗為分歧。蕭伯仲說，我看還是碰運氣的好。我決定不剃掉我的鬍子，而且我對防毒面具也還不大放心。我就不喜歡那種樣子的派頭。我的鬍子從古以來一直就沒有修過，

現在我也不打算動筆，假使帶着了很多的時間，去畫家布南文說，這個消息買如其來，我想有點時間讓我打量，看看到了緊急回頭，我究竟是要剝掉我的鬍子還是留着。

我隨贊成蕭伯納的意見，防東西具的樣子，其實看不高明，以為為何好把它的外表弄得漂亮一點，好叫人忘記由它而聯想起來的恐怖思想。我不知道這種西具由誰的構造。我想把它的外形變成一朵葵花，希望以後製成這防東西具者，採用我這個新圖案。

邱吉爾

英國海軍總長邱吉爾氏，雖英文拼法，頭字是英國教堂的意義。自這次官戰後，邱氏的地位，非常重要，所以非比他做英國教堂。官戰之前，邱氏在英國心目中風頭最健。官戰之後，他就立刻被任為海軍總長。這個職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佔有的，老馬識途，駕輕就熟，這自是英國這邊最勇健將。不過他一生中，居然做兩次戰時的海軍總長，我覺是官戰事相隔的時間未免太短，而人類好像是常在戰爭中過活罷了。邱氏始終保持着他的言論風采。他曾對四通八通的戰爭經過作一總結報告。當他廣播時，幾乎全英國的人民都洗耳恭聽。奉之若神明。他報告了事實，再加上些激勵語，真使聽者興奮不已。當時我也聽了，覺得英國人必定要改變他們平常的口頭語，我的教堂，成為我們的教堂了。

從邱氏的地位和他的言論看起來，我把他比作三回志上的回公，雖然有許多情形，不足不盡用。我們擬回公為戰神，歐洲人或者要奇怪，像我們這樣愛好和平的民族，為什麼也有戰神。其實回公是能戰不是好戰，是儒將不只是大將。敵人送他的廟匾有一塊寫「保境安民」四字，邱氏也正在做這樣工作。我



好毒西面新圖及原形



此即氏位著國公衣取畫了一張海軍總司令龐德爵士做他的用倉。(最近英國內閣改組，
 邱氏被任為首相矣)

邱吉爾氏



變遷的追述

日子天短似一天，燈火管制時期越來越早。我有些頭痛，不曾出去，生在樓邊隨便看書。

嘉城有風雨，播多十月天。漫漫魚一尾，秋意一落誰邊。

我常常稱倫敦為嘉城。火爐中的大爐閃閃，好像有意要散我的怨怒。隨便拿到一車「楊柳風」，口中敘述回亂生活的變遷，頗與人生相合。私我個人生活而論，也就變遷得太大了。我想在「種」變遷之來，多少帶着誘惑性，但種被壓迫的變遷，是不容易接受的。

在晚報上忽然發現一段新聞：加拿大艾德爾教授在某大學中，曾排好關於奧大利及捷克斯拉夫的課程，奇特動的動作把地圈改變，他不能講。這一年他本想講一套關於波蘭的難題，正當他要開講之前，奇特動又動作起來。所以他不知道怎樣好，是否要等歐州歷史比較穩定之後再授課。這使我發為奇。如德竟得做教授者，是人類中最聰明的，他們自己也常以為是這樣。他們若是教訓人家，在他們很濃的眉毛下，有那不是沒有思想的眼睛，向那伸長向外的下嘴唇，奇表示他們很自愛的態度而常預備教人家的。我想不到他們也有困難之處。我敬佩艾德爾教授老實的態度。現今的變遷，實在太強了，德之人生是受經過很多變遷的，要不得讓他變去，要變生生的去追求這個「變」都不可。何況有時的變遷，是說不出什麼道理來的呢。



修道院的女尼也得隨着變遷而帶防身面具在身邊。

唇亡齒寒

九月二十七日那天，因事出外。回來時，看見晚報的標題，瓦沙失陷了。我心頭感覺異常的不好過，不覺才拿一雜誌的公共汽車。路上看報的人很多，我的腦子裡裝滿了複雜的思想。

當我把無線電收音機開開的時候，正在報告瓦沙如何失陷的消息。我趕快把他閉閉，不願意聽下去了。我覺得座子太促狹，只好走到附近的山上去散步。山上並沒有什麼人，有的站在樹叢裏面，我看不見。樹葉在那裡顫動，秋意很深。月光亦很明亮，可是自我看來，却很暗淡。我又想起「再前」的瓦沙了。

瓦沙連連受二十晝夜的大轟擊，守土將士的英勇及居民所受的痛苦，自不必說。不過我想人類是否能夠受歷史的教訓。俗語說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我知道西方人若不顧年輕人多懷往事，但東方人却不然。去年的今日，波蘭曾加強兵力在捷克邊境，乘著捷克政府被德壓迫過苦無力兼顧的時候，向他提出重大要求，無異於一個看見鄰居正在危急之中，不但不援助，反而從中取利，豈非險毒。波蘭與捷克是唇齒相依的鄰國，唇亡齒寒，現在波蘭不僅感覺寒冷，恐怕要被惡風吹得消滅了。每個近視眼的教訓。

左傳上有這樣一段故事：晉文公會敬侯衛，公子鉞仰天而笑。公問何笑，曰：「臣笑鄰之人，有送其妾適私家者，道見桑婦，悅而與言。」

然願視其妻，亦有送之者矣。臣竊笑此也。公寤其言，以止引師而還。本至而有侯其北鄰者矣。我希望當時波蘭政府中有公子鉞其人，也許會勸他的政府與捷克攜手相助，合力去抵抗共同的敵人。



西線之雪（陸軍大臣艾登收藏）



話又說轉來，我堅定認識，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長久被人壓服。從前歷史中也許有，現在都辦不到。我更相信那已被壓服的國民是會起來的。波蘭在歷史上已經歷過四次興亡，將來自有五次的光復，她的人民這次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奮鬥，使她起無限的敬意！

酒愁劑

九月二十日，郵政當局特別不舒服。在平常我還還可以設法排遣，這次可不行了。早晨我接到三封航空信，一是若煙自重慶寄來的，一是錦棠甥女自上海寄來的，一是健民係自四川璧山縣寄來的。他們對於祖國抗敵的戰爭，並沒有什麼新的報告，但都對我很焦急，因為知道英國也在戰鬥中了。他們勸我如有可能，就到美國去。這一點我很奇怪。自一九三七年七月間，日本開始侵略祖國起我對於他們的安全無時無刻不在愁慮着。現在當他們仍不安全的時候，反轉來替我的安全設想，我希望能使他們了卻此間的情形，但是他們怎會相信呢！人類有互相愛護的天性，我覺得那是很可寶貴的。只是不奇怪，為什麼我們應該回時互相牽掛呢？這才真是我內心的苦痛。

舉世皆誇許，靜中心也明。秋風吹落葉，一遍蕭殺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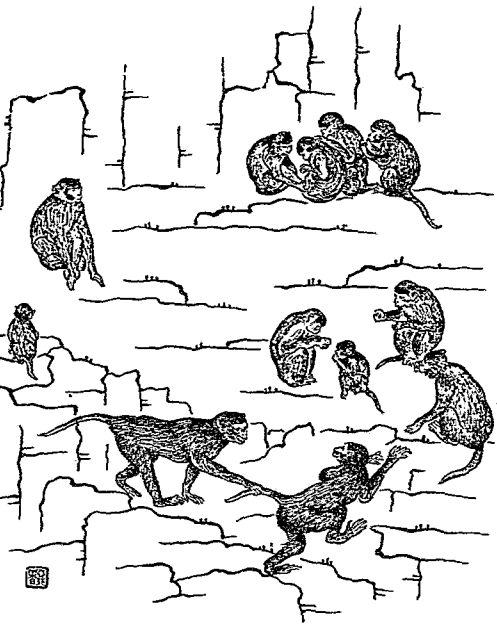
覺得在此靜學，愁思，不是道理，乃外出到附近山上走走。平常和我親熱慣的鴿子和和鷓，今天都對我大不理睬似的。隨後我走近一個酒店。雖然我的愁思未能稍減，但置身在那滿室煙霧，個個都堆着笑臉的人羣中，我的愁思也漸漸消散了。我只叫了一杯白葡萄酒，一杯蘋果酒，慢慢的喝。看看四圍，有的玩牌檯，有的打牌子。有的有說有笑，有的亂跳亂舞。不久來了一個年輕女子，手中拿一件樂器，彈唱起來，更使大家發狂得利害。我幸來不很喜歡大吵大鬧的音樂，此時倒也不在乎，反覺真可以使我暫時忘記一切痛苦。最後我再叫了一杯蘋果酒，我的腦子已經慢慢在團圓轉了，只好回家。酒與音樂，真是消愁的良劑！

中立

倫敦動物園，為暹羅保護參觀者的安全，闕閉了當時。珍貴的禽獸，早就被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了。同時那件倒空的事就之類，立刻被置之死地。幸而留下來的，也會感到生存在味，因為常常去看他們的的朋友們，多半也早就遷往他鄉去了。

一天我同一位英友到那裡去四處逛了一逛，並沒有什麼和從前大不相同的地方，只是參觀人數減少，尤其兒童不多。我心中好像覺得各種動物都表現出一種可惜相，若是困在籠裡，從前還有許多觀察這着玩兒，現在被殺了，越發使他們無聊。

隨後到了「猴子山」這座假山是豈為一種印度毛猴同一種狒狒所混雜的。山中有洞穴有樹有水池等，大約住在山上大小小的猴子，有一百多隻。我們都帶了照相機，我的朋友是一個照相專家，我的技術都不行。在許多猴子中，有兩個生出不久的幼猴子，大概兩三個月大小，他們那種幼稚的行動和處處模仿他們長者的不得法實足



令人發噁。觀衆正在歡笑時，忽然一陣怪叫聲，從山頂發出。我看見一個很大的猴子追逐一個較弱小的，他被追而發狂時，的狂叫，好像求救一般。其餘的猴子，大的小的，都受了激盪，四散逃避。他們逃到了相當的地盤，發覺了那個大猴子並不侵害他們，他們又變成漠不相干的样子，依舊尋食，跳躍如故。可是那個弱小的被追逐的猴子，已是力竭聲嘶，終於在山下的一個角落裡跌倒而不能再跑了。那個大猴子向前一躍，把他捉住，拚命的亂咬一陣，那受傷者已無力再喊叫了，好像任憑大猴子處置似的。只停了一會兒，那受傷者鼓起餘勇，想咬咬過去，結果乘隙逃走了。逃到一個地方，躲藏在其他兩個大猴中間，納得喘息片刻，不久便又被那大猴子追逐得劍等，那受傷者更是毫無能力再反抗了。最後被拖到另一個地方，情勢果非常淒慘。觀衆也表現出一種憤怒的情概。我在那時很替那受傷者抱屈，自己無法相助，都希望有人出來使這情事立時停止。從那時候，假山真築看來，沒有誰能走下去，只好白眼望着他們。同時我想到若是以以上其餘的猴子在慘事初起時，都集合起來一齊掣小猴子的忙，那個大猴子一定會改變方向而逃走，可是這一群猴子，好像以為事不干己，都漠不關心的樣子。不多時，悲慘的呼聲又發出了。觀衆中有一中年婦人，曾在惡聲不住，大叫驅逐那個大猴子，他不懂人話，也就簡直不理會。最後她說她去找看守者，結果她自己沒有回聲，而看守者也不見來。我們也不能再在那裡站下去了。

生圍後友人回家去。我仔細一想當時的情景，那群中立的猴子，實在可鄙可恨，他們對於同類毫無同情心。話又說回頭來，那群猴子，實在可加以原諒，因為他們沒有腦力，不懂什麼「仁慈」「公平」與「義務」。同時也不知道他們自己那一天會變成犧牲者，無怪他們竟覺得事不干己的樣子。最後我想到我們人類，雖然我們的天性，是極老扶助，但遇事總未得聰明。人類已經保持著像猴類守事不干己的態度，卻還要講出許多中立的道理來。不但如此，有許多解釋，嚴守中立的善言出版，可以買得來讀，使不願救人的心加以安慰。至於那個中年婦人，大叫驅逐那個大猴子的動作，卻有聖像西半球一位總統的口臉。

月夜

倫敦的天氣，似乎在同我開玩笑。我的倫敦雜碎一書中，說在倫敦少有見雪，偏偏最近的雪就下得不小，又說倫敦多雨多霧，夜間常無月光，現在卻不然，這兩個星期中，幾乎每夜都有很明亮的月光。在全國燈火管制下，她的光彩，格外顯得明亮。雖然我心中對於這樣故意作難有點不好受，但我已經在每晚老明月色之下，飽賞她的清輝了。

這裏難令人相信，倫敦在月夜裡，會成如此美麗。因為這種月夜之美，似乎好像只有御園獨有的。倫敦城中的燈光，常把月色掩蔽了。這次戰爭發生後，燈火管制，月光才能顯出獨有的姿態，倫敦天空中，更可以看出倫敦的房舍建築之美，比如說圓會的古老外表，那種崇高、雄偉的態度，倒屬於泰晤士河中，實在很有畫意詩意。

一天晚上，我同麥克萊、麥基氏在附近山上散步，時間已很晚，可是大濤無雲，月光益明。我們一邊散步，一邊偶爾聽到其他散步者的脚步声聲。我們亂談了一陣，麥克萊忽然提到他在第一次大戰中法國遠境的戰場裡，那月光照耀戰場美麗的印象。隨後他就這次月光給我作畫的好機會。雖然我很同意，但我請他說話心寬，因為自戰爭發生後，語言察不許人隨便寫出，我怕這將它裡去。克氏指出我並不需要寫，可以記憶作畫，我用滑稽的口吻，輕輕的對他說：這個更說不得，比寫畫方法還要危險，這是對藝術家們如道，恐怕立刻就會把我捉去了。

克氏同我在「森林」前分手，我回廣漫步，忽然到一個地方，聽到一棵大樹下有一對男女笑語聲，只停把我的脚步放快，點走過去，誰知碰在石頭上，幾乎跌了一交。那笑聲都較前大起來。不管他，我是笑，還是他們自己嬉笑，我的思想掉接了另一個方向。想到祖國的月夜，應該特別清亮，而皎潔，有沒有男士笑聲去點綴，則非流浪海外很久的我所能理解的。在我的歸途，直等到睡在床上，點念李白的詩：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

鎮定

海德公園並沒有因為戰爭關係而減少它平時晴天的熱鬧。十月二十二日，天氣異常晴朗，如游樂人數之多，確是一個紀錄。當我走進公園門時，圍觀聽講的人數真是不少，講的人也比從前多。有一件事，我不很懂，講宗我問題的人達十四處，雖然他們有一個上中，但他們的流派言論各不相同，這使我非常模糊。

我在人群中走來走去，走到一羣中，講的題目是「我們為什麼要停戰」。當講演者正在用才講述他的理由時，一位老年婦人，听得異常起勁，過於興奮，忽然她站不住腳，向前撲在位老者的肩上。雖然她立刻向他道歉，那老者一噴臉的白鬚髯，並沒有生氣。僅說道：「老太太，不必過於興奮。諸君雖然不錯，但他只看見一方面。要是德國飛機從空擲下炸彈來，恐怕我們都不能坐在這裡聽講吧。我當時並沒有注意那老女人的回令和表情，心想那那，只有見一方面的話，我又在另一處聽到講演者，積極說明聯盟國有繼續戰爭行動的必要，那又是一方面的話。兩方面的說法都有道理。只是要從兩方面去權衡一下，究竟那一方面重要。無論如何，我覺得這總是民治國家的好處。任你說那一方面，言論是有自由的。」



不想到英國婦女會利用她們的養狗。

隨後我穿到其他的池才去。公園的中心地點，架設了幾章高射炮，四周圍以柵欄。我們散步的人，可以任意在柵外參觀，柵內的雖是那麼嚴肅，但竟不覺着有干涉禁止之意。就我個人看來，好像觀衆完全保存着一種在博物館中參觀的態度，異常鎮定，又異常靜寂。並不覺有戰爭行動。這又是民主國家所可能辦到的事。

走到沙不博湖邊，人數過多而喧雜。有人照常喂飼鷓鴣，但絕少兒童。若不多人，人前背起一個防盜面具。在我打算離開公園的時候，忽然迎面來了四個女人。年齡雖各有不同，但是他們的態度非常優閒。每人帶帶着一隻狗，有一個年輕的懷中還抱着一匹。最奇怪的是他們的狗都替他們啣着防毒面具的盒子，慢慢的隨着主人的意志向前一歩一歩的移動。這四個女主人不斷的閒談着。我想不到他們真會利用，更不能不佩服她們在戰時鎮靜的態度。

秋在何處

秋天來不斷的風雨，窗前和路傍的樹葉，都未曾變黃或紅而紛紛的既落了。若不是秋天已到，風雨也是一不會把樹葉吹落的。總的樹葉在秋天也會容易凋零，恰盡之秋真越呵。特別是今年。

秋在那裡呢。我到望平去森林中去尋找它。頭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，那天清早很黯淡。我坐在公共汽車裡，希望天氣以後會變好的。旅客很少，我單獨佔了車上的一層。兩旁的房屋，玻璃窗，柵欄上紙條，雖說是怕炸彈震碎，可是看去很美麗。



自 行 車 却 不 少

達到目的地呀。路上更乾了。天氣也較前晴明，但沒有日光。我東走西走的，沒有看見很多汽車，由於此中限制，自行車却不少。五個人背上一個防毒面具，含天，左擺右擺，頗為滑稽可觀。

走不多遠，忽然迎面來了一個黃袍巨人，擋住我的去路。細看原是一棵大樟樹，全身樹葉，黃亮得可愛。一陣風來，樹枝搖動，好像是招手歡迎我走進去的樣子。這森林中，全是一色的大樹，擺列着看不整齊，而整齊的美。地下雖也很潮濕，但有許多落葉鋪在上面，簡直是一朵黃城地氈。林中看得出很少的天空，一切都說着黃亮的影響，都染上黃的意境，好像我的週身都浸黃了。最後走到一個地方，記得去年曾與一個朋友在這裡郊宴，使我忽然叫出來，秋在這裡啊。

我隨手並沒有帶什麼東西，揹着的走出森林，想到到一個伙食店。可是走到一季路上，兩頭見不着人煙。路傍的雜草上有許多亮黃，而亮亮的亮黃，表示出很大的誘惑性。記得不久以前，在一家友人鄉間住着，隨手摘食了烏藍不少。我就開始摘食一點。後來想到這是鳥類在冬令時的食品，不應該偷食，回即停止。隨變口吐絕句一首：

紅葉餐吾眼，烏藍止吾飢。但行肆吾意，何必計安危。

我終於找到了一家伙食店，兩個士兵同一個年輕姑娘早在那裡。做招待的，只是一個矮小而肥胖的老



太婆，如絮說說話，常常向他們取笑。一個士兵告訴她，今天是他們休假的日子，所以出來遊遊。但希望天氣好點。她回答：「那不要緊，有的是時間將來你們會常常帶你們的年輕姑娘到這裡來，她們一定同現在這一位一樣的好看。」他們都大笑起來。付賬的時候，那個小老太婆又吞吞吐吐說：「我們的丈夫會是不會錯的，又大笑一陣走了。我想到正入與年輕姑娘，要是在我國，恐怕那老學究要大罵一聲，有傷風化呵。在這種人生苦悶的管中，看見許多笑臉，總算是不容易的。記得一次在某車站上，看見許多年輕姑娘送她們的丈夫或情人上車去，她們都能抑住感情而表示歡送的態度，一直等到車影看不見為止。我也寫了一首詩：

征夫執戈行，佳人揮巾笑。此去且狂歡，珍重沒神道！

(註：沒神道 Mynoch dnu)

說謊

捷克友人韓登天婦回來開話：我們坐在大爐邊談了很久，韓登先生開始提到德國宣傳部是怎樣用民話，幾乎沒有那天不說謊，而且每天所說的謊可用數目字記出來。我本人住在英國，不知德國人民對其成感如何。隨後從自德國來的友人說起德國



征夫執戈行，佳人揮巾笑。
此去且狂歡，珍重沒神道。
重沒神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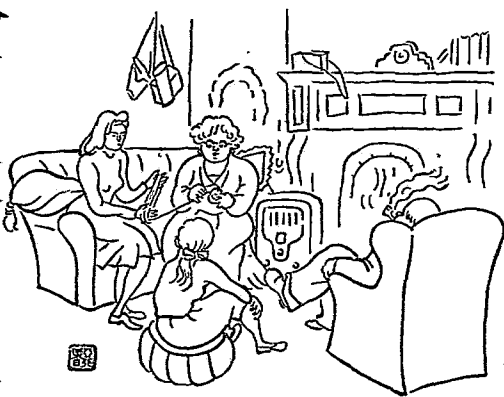
李國人民也不能佩服文氏說謊的程度。

韓氏夫婦回去後，我心目中想到那「說謊」的問題。其實「說」有大說中說小說之分，只有中說的說出來是很危險的。太大了難相信，太小了等於零。文氏實在有點不大聰明，為什麼一定要編出大說說呢？笑林廣記中有這麼一個笑話：

一人慣會說謊，對親家云：「舍河有三寶，一牛每日能行千里，一雞每更只啼一聲，又一狗善能讀書。」親家駭云：「有此異事，未日必到堂求看。」其人歸與妻述之。一時說了謊，怎生回護？妻曰：「不好，我自負有處。」次日親家來訪，回荅云：「早上往北京去了。」問幾時回。荅曰：「七八日就來的。」又問為何能如此快法。曰：「騎了自家牛去。」聞完上還有報更難。適值中午雞啼，即指曰：「只此便是。」不但夜裡報更，日間生吞春也報的。又問讀書狗，請借一觀。荅曰：「不瞞親家說，只為家裏，出外生館去了。」

要是有人因為文氏說的「謊」太新奇，想到他家中去問過究竟。不知文氏有沒有老婆，而且他老婆回護的能力，能不能及得上這個農婦？

倫敦戰時的家庭，成年男子多應徵入伍，任老的圍爐聽戰爭消息，女的織衣褲哥哥前線。





白宮上空之氣球群

銀色的魚

英國在備戰時，發明一種防空氣球，自空戰那日起，天空中浮滿着這類氣球，有的浮得很高，有的浮得很低，看去大大小小，不一而足。可算是一種保護倫敦上空的天網，使敵機不敢侵入，否則有自背炸燬的危险。這種氣球的外皮，是一種放銀色光彩的布做成的，形狀好像一種魚，有頭有尾，莖葉蒼翠，以為甚類河豚，我很同意。平常倫敦人未去如魚，很少有閒暇望望天空，現在天空起了變化，他們倒也不時抬起頭來。

一天下午，我自魏爾廉醫史博物館工作完畢出來，在劍橋大學印善處對面的人行道上去走着，正是夕陽西下，仰見天空上，一層層的厚雲為落日所映照，每層雲的周圍都顯有金紅的邊緣。那些雲一團一團地不斷地上升，那些邊緣變為格外明亮。同時使遠處的薄霧，顯出淡藍的首，天而變成紅紫色，豈是美觀。我總覺得，雲不好畫，也是畫不好的，真正的雲畫，只有到大自然中去尋覓。不多久，我又發現許多紅雲，佈滿天空。有的高懸雲表，僅映出極稀薄的紅影，影下浮雲的飛動，特別清晰。有的在雲霧之下，顯示出他們的紅光，到處閃耀着，真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奇景。初見他們時，我以為天空中掛着很多紅色燈籠，回憶幼年時放風箏，帶上小紅燈的故事了。隨後又恐怕是什麼新發明的防空武器。末了才仔細看出是那些氣球的頭部，被晚霞反照着。正在推想那層雲以外的氣球，為什麼晚霞也可以反照得到，忽然停在路傍的車子拉一聲喇叭，才把我敲為醒，繼續我的歸程。

又一天下午一對青年畫家來找我，我們就一道到附近小山上去玩。這一對畫家，相愛有五六六年之久，但尚未結婚。現因戰爭爆發，男的行將被徵入伍，打算在受訓練前結婚，所以他們最近籌備各種手續很忙。女的告訴我，買這件褲那樣時，眉飛色舞的快樂情態，我除了隨聲應答贊賞之外，不得不暗地特別為她祝福。我伯在山上走了一些時候，天氣不冷而有日光，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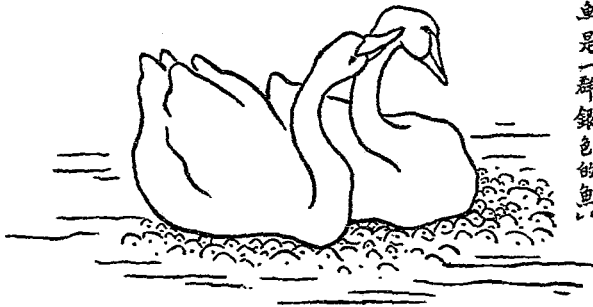
又一同躺在草地上休息。天空中千變萬幻層出不窮的雲，和那些靜立不動的氣球魚，都整個落在跟裡，好像彼此不相同，卻又彼此相互為用。有時覺得雲太忙而魚太閒，有時雲似乎很寧靜，魚對成群的慢慢呼吸發動着，看去很有意思。我們也不斷的閒談着，東指西劃的。女畫家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忽然站起來說：「這許多氣球，真像一群金魚，金魚是一個普通名詞，她不要覺脫口而出。我帶笑帶說的解釋道：他們不是金魚，是一群銀色的魚。」

及時之愛

麻林 (M. S. S.) 距離所住的地方很近，每年秋天，我總到那裡走走。這次的戰爭並沒有阻止我，雖然從紅的黃的樹葉籠罩中可以看出氣球的影子，我並不會想到戰爭上去。

有一次我走到那裡很早，還未進去，沒有遇見什麼人。間或在一片小石橋上對着那靜寂的水，腦子裡充滿了不少的思緒。靠近橋遠端的一片滿湖紅的黃的落葉，看去好像是一河大廳堂的地面鋪滿像茶葉子似的，向這一整地方望去，一對純白色的天鵝在水面浮着，很高貴的樣子，逐漸向橋這邊游來，他們後面拖着兩長索的水面波動影子，那樣慢慢的移動，似乎不敢冒讀美澤艷的秋色。我不禁羨慕着說：「他們的生活實在美備而歡樂的了。」

當他們移近橋邊的時候，發覺他們流動並不很慢。



後面一個遠遠前一個，二目臨落在落葉堆中。被追逐的那一個，低下頭來，把眼睛偏到別的面去。追逐的那一個伸長他的頸項啄去向前一個挑鬚鬚。前一個起初不理，隨後挪動一點。但是越挪動越靠得緊，照這樣做了好幾次。我想這也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，也有他們的意思。不久我好像聽到以下的談話。那追逐的一個做出語竭親熱的樣子說：「你愛我。」回答是：「為什麼？」「我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。」「為什麼？」「呵，因為世界上在大戰。」這個與我們沒有關係。」「有關係的。」「為什麼，是不是你要被徵入伍呢？」「不是的，也許我們連年不會在一道兒。」「為什麼，你要到別處去嗎？」「不是的，你在這裡住多久，我就住在這裡多久。可是誰知道炸彈什麼時候會從空中掉下來。……」隨後的聲音太低，聽不清楚了。他們好像很不快活，轉向別的面去。我真想不到他們也會在那裡怕空襲的危險。

老實說，天鵝那裡真的會說話，這不過表示戰時倫敦的一種特別情境罷了。青年男子既紛紛應徵入伍，街道上似乎不應該看到他們的形迹。可是事實上不然，他們都非帶之。在黃昏時候，街頭巷尾到處游蕩着。一部份是快到入伍的年齡而暫不受徵發限制者，一部份是已過入在年齡而替候徵發者。在將要被徵發而尚未徵發之中，有的雖然照常做事，都多少感到期待的苦悶，從事「愛」的追逐。一般青年女子也不能不捉住這個機會。時代既不同，談話的論調和方式也因之改變。雖然有人感覺燈火管制太麻煩，但是全城黑暗，前方便了不少的青年男女。

不平常

不平常的時期，發生不平常的事件。戰時倫敦與戰前倫敦是有些不相同了。走在街上，大店舖和吉靜公司前面都堆滿着沙袋。出賣防毒面具的盒子，很是風行一時。做手

室前和電池生意的人。若是忙得沒有時間吃午飯。常有鄉下人。特意來看戰時倫敦的不同景象。坐在車廂裡。指手劃腳的討論。東一個西一個的防空壕。

一天清早起。我出去逛公共汽車。遠遠望見兩個人在車停處談論。等我走近那邊。才發現他們在商政治意見。一個說。我不能接受時對獨裁式的說法。一個說。任何直接光怪而說謊。雖然他們意見。好像衝突得利害。但仍能保持他們措紳的氣味。實非平常。

倫敦中有一個很大的黑貓香煙公司。在去宣戰四三個月以前。已經開始為公司房屋作種種防空設備。據說他們打算花一萬鎊做這種工作。每次經過那公司時。總看見很多工人在那裡工作着。一天下午。我同一個友人坐的車子。正停在那公司前面。看見公司牆壁上。畫了各種不同的顏色。以掩護房屋。使坐在轟炸機中人不能辨認而不攜炸彈。我說了將來建築家以設計把房屋造成山形。石形和大樹形等等。比較望顏色保護的方法好。我的朋友則以為將來的房屋也許都會建築在地道裡。說來說去。一般混世魔王。總有那極聰明的科學家發明新方法來幫助他們作摧毀人類的工作。

每一個時期的變遷。往往象徵在婦女的衣飾上。戰時的倫敦婦女。崇高短打都穿起男子



空 防 女 警 察

的長統褲子未，要是她們把頭髮再剪短一些，從背面看去，真有點雄雌莫辨了。究竟那一個發明穿男褲子起，沒有人知道，總要以空防女敵言察穿的最多。有的穿著，代表一種特別風味。不過那太瘦的和太肥的穿著，就有點不順眼。至於那些雞皮鶴髮的老太婆們，嘴脣上塗著很濃厚的胭脂膏，也適合時尚，真是使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了。

我在倫敦住了六年多，從前很少見到丘八，現在卻看得太多。有時他們整隊的在街中走，有時三三五五的遊蕩着，這大半是從前線調回來休息的。使我看得有趣的是士兵過士兵和長官行禮時的情形。要是一個軍官，挽着他的女朋友的手腕，從對面來，一個丘八爺攔着他的女朋友，腰際走過去，他們並不必停住脚，而離開各個的女友，只要把右手舉一舉就得了。這可畫成一幅很有趣的畫，在我東方眼裡看起來，確乎不平常。



2014
¥0.40